

鼓起革命勁頭
多現生產建高火
跃进！



毛主席在汽車廠

長春叢書

毛主席在汽車廠

“長春”文學月刊編輯部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58·長春

內 容 簡 介

这个集子里的十八篇速写、故事、小小说，是从“长春”文学月刊发表过的作品里选编的。

“毛主席在汽車厂”是一篇速写。它记录了毛主席对汽車工人的亲切关怀，和汽車工人热情欢迎毛主席来厂参观的盛况。“飞騎兵”里描写了一个机智、勇敢的采煤队长。他曾领导自己的采煤队，在困难的条件下，快速开辟了一个作业掌子。“水”，通过找水、打井，和大骨节病斗争的故事，刻画了一个和群众共甘苦的、勤恳的乡党委书记。“雪夜行車”、“看儿子”、“正月初六”等作品，也都从不同角度上歌颂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新人新事。

这些作品的特点是：朴实、生动，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毛主席在汽車厂 (“长春”丛书)

“长春”文学月刊編輯部 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1号

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張：2 $\frac{1}{2}$ 字数：58,000 印数：10,000册

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：10091·184

定价(6)：0.22元

目 次

毛主席在汽車厂.....	黃潔民 (1)
雪夜行車.....	金城鳳 (5)
飛騎兵.....	徐佳辰 (10)
新徒工.....	馬淑媛 (16)
看兒子.....	張鳳久 (22)
雙報喜.....	党化良 (28)
我的師傅.....	宁 揚 (31)
正月初六.....	李培基 (35)
一場辯論.....	王志賢 (40)
馬大娘.....	李鶯鵬 (45)
新兩口.....	黎 雨 (49)
水.....	王恩貴 (52)
公路上.....	野 流 (58)
帶獎字的褂子.....	丁連科 (62)
頭刀韭菜.....	馬廣利 (65)
花 朵.....	劉福堂 (70)
大院套里的孩子們.....	郭忠義 (72)
復 員.....	王世閣 (76)

毛主席在汽車厂

黃 潔 民

2月，在祖国的南方也許春风早已吹綠了大地，吹开了百花，可是在祖国的东北名城长春，白茫茫的大地却刚开始在脚下甦醒。凜冽的北风不时把地上的积雪揚起，打在人們的脸上，生疼生疼的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們敬爱的領袖毛主席帶着春天的消息来到了汽車城。

几輛普普通通的灰色小汽車，平平凡凡的小汽車，載来了多么不平凡的人哪！

厂长和党委書記把領袖迎下汽車，主席迈着矫捷的步子走着。从他那紅潤的面庞和走路的稳健，我們看出領袖身体非常健康。大家默默地想：六十多岁的人啦，身体这样結实，真是六亿人民的最大幸福。

办公楼走廊两旁五彩繽紛的大字报引起了領袖的注意。厂长饒斌同志向主席介紹說：“这是我們反浪費的大字报。”主席点点头笑了。

“毛主席！”“毛主席！”

簡直来不及看清是怎么走出来的，正在办公的人一下子涌滿了走廊。鼓掌、欢呼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声音，把两旁的大字报都震得唰唰直响。毛主席亲热地向大家招手。

热烈的掌声把毛主席引进了一間办公室。

“这是什么单位？”毛主席亲切地問。

“會計处。”

“这是什么賬？”

“費用賬。”

“你們用这样的算盘？”毛主席見桌上放着的日本式的小算盘和藹地問。

“是的。”

他們都搶着和毛主席握手。

“我們太高兴了！”“我們太幸福了！”毛主席剛一走出，一向被算盘、賬簿磨煉得比較斯文的會計处同志，乐得直蹦高。他們立刻在日历上記下这极不平凡的一日。他們又小心翼翼地吧毛主席看过的賬簿和算盘放好，准备向人們介紹它們的光荣历史。

毛主席来到了鑄工車間。他輕輕地按了一下輸送鏈上的沙芯，好象怕碰伤它似的。

工人孙发同志听說毛主席来參觀，心口象小羔羊撞奶一样咚咚直跳。他想，我一定要跟毛主席說几句话。第一句是問候毛主席。第二句呢？“欢迎您”？——太平淡了。“感謝毛主席来看我們”？——似乎也太一般化。象刚打开的小閘門一样，內心的千言万語一下子都要搶着出来，却又都挤着出不来。他还没想好，毛主席已經到了他們面前。他只顧看人民領袖的慈祥的面孔和朴素的装束，虽然他在照片上，画刊中和电影里千百次看見过。当毛主席已走去好远了，他才如梦方醒。“啊，为什么第一句话也忘記了？唉，真是……”

张成武是鑄工車間的工人。他早就有个秘密計劃，一定要加油干，爭取当上模范到北京去見毛主席。这次毛主席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，他簡直兴奋得說不出話来。“現在見是見了，难道就算达到目的了嗎？”“不，还得爭取当模范到北京再見毛主席，

那才光荣哩！”——张成武又訂了个秘密計劃。

毛主席关心地問起汽車厂的生产情况。厂长和党委書記告訴他，眼下任务还不足。

“是訂貨的少嗎？”

“不是，主要是鋼材供应不足。”

毛主席来到了总装配車間。

能容几万人的底盘工場，霎时被疾风驟雨般的掌声跟欢呼声所震撼。

毛主席仔細地看着每道装配工序。工人們表演了底盘翻轉器的操作。

当毛主席看到最后一道工序时，刚装出的这輛車是010184号解放牌汽車。調整工徐兆生就要将它开出总装配綫。他說：

“我多么希望毛主席能坐一坐这輛車呀！”……

装配工人說：“开这輛車的司机、用这輛車的單位太幸福了！因为它是毛主席看着装出来的。”

毛主席就要离开汽車厂了。工人把小汽車紧紧围上，尽管司机不住地按喇叭，誰也不大愿意向后讓一步，毛主席坐上車了，許多人还扒住車窗向里望，想再多看一眼。……

看到毛主席的人認為自己三生有幸，跟領袖握过手的人狂呼千載难逢。沒有見到領袖的人，便感到这是生平的憾事！热处理車間一个女工打电话給党委書記說：“我們盼了这几年，可盼到了今天，……为啥不通知我們看看我們的毛主席，……”說着說着就哭起来了。

这个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，不到下班時間，連家屬区的人們也知道了。徐兆生下班回家时，一脚門里一脚門外，他的爱人劈头就問：“見到毛主席沒有？”他刚一說見到了，左邻右舍象

商量过的一样，都立刻跑出来問长問短。有的說：“我們虽然沒看到毛主席，有个邻居看見了，我們也光荣！”

装配工人赵玉祥从来不写詩，但是幸福的激情，象汹涌的噴泉一样，涌出了动人的詩句：

.....

我正在装配汽車
零件还拿在手里
是誰向我們招手
啊，是我們敬爱的毛主席

我放下零件跑向前去
就在这激动的时刻
我沾滿油污的手
和領袖的手握在一起

这个伟大的时刻
我将永远永远記住
要用这不平凡的手
創造出不平凡的成績

毛主席在汽車厂的时间很短，但給汽車工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。汽車工人們說：“一想到这是毛主席看过的地方、到过的地方、站过的地方，我們就渾身是劲，不管有什么困难也能克服！”

不是嗎？汽車工人已經以一班生产 100 輛汽車超过設計能力一倍，年产六万輛汽車的成績，响亮地回答了毛主席对汽車厂的关怀！

1958年3月27汽車厂

雪 夜 行 車

金 城 鳳

夜空，阴云密布着，狂风怒卷着雪片，象野馬似的滿山遍野的嘶叫。一列长长的列車，爬行在天雪連綿的山谷中。

司机张大車右手紧握着手把，将头探出了窗外，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前方。忽然，一股冷风夹杂着一团飞滾着的雪片，蒙头盖脸地袭来，他赶忙低下头，紧閉上眼睛。风雪在頭頂上嘶嘶地掠过。他紧咬着牙关，把手中的手把又往高处抬了抬，機車就象牯牛似的挺着脖子飞快地向前奔去。他的心，紧随着車輪的旋轉而跳动。急风过后，列車已爬上了山包。他长吁了口气，把头收回窗里，用围在脖子上的毛巾，擦着挂滿白霜的眼睛。

这时，司爐小楊还在那儿头也不抬地一个劲儿往鍋爐里投着煤。通紅的火光从鍋爐門里射出来，照在小楊的又紅又黑的脸膛上，显得这个年輕汉更加健美了。他穿着一件浅黄色的秋衣，上面沾了好多黑油道子，汗水在身上蒸发着，冒着白气。

“喂，小楊，喘喘气，歇歇。”张大車扭过头来向小楊說。

“不，张师傅，岭不过鍬不閑嘛……您放心开汽吧。”他用一口純北京語調，气喘地說着，手还在繼續不停地投着煤。

“嘿！我的技术員哪，你这样积极的干下去，咱这个車就甭想省煤喽。你瞧瞧，車到哪儿啦！”副司机大李，一边調节着汽水閥，一边向小楊投来个調皮的笑脸。

“怎么，腰岭过去了？”他直起腰，看了看大李，又望了望

张大車，然后伏在张大車的背上，把头探出車窗外，借着一盞机头照明灯的光，看了看那鋪滿白雪的山丘，又乐呵呵地把头縮进來說：“可不是，腰岭过去了。”三个人会心地笑了。

列車在下坡道上飞驰。

张大車自从收了这个徒弟，簡直年輕了二十年。半个月以前，张大車刚跑車回来，段长領来一个年輕人站在他眼前說：

“老张，局里下放一批干部到咱們段来，这位楊技术員，就放在你的車上，跟你学徒。他很年輕，刚离学校，你多关照他……不过他念过大学，也有你可以学的。你俩一个党员，一个团员，应该怎么作我就不多說了。”从那以后，师徒俩就形影不离。出乘前，小楊总是先把工具、油箱准备好，然后去家里接师傅；跑車回来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，总是先把师傅送回家后，再回宿舍。张大車是个有三十多年路龄的老工人，哪里过意得去这些，所以家里做点什么好吃的都是亲身到宿舍里把徒弟招呼来。前天爷俩訂了个跃进計劃，徒弟在一年中，不仅达到熟練的焚火，并能操縱機車；师傅一年中要和徒弟学好小代数。晚上张大車向老伴說：“想不到快五十的人了，倒念起中学来啦。”老伴也說：“你教的徒弟上百，我还没見有这样好的呢。”……

“当当当！，当当当！”突然，機車动輪和鋼軌发出强大的磨擦声。車身猛往后一挫，小楊险些栽倒在煤箱里。

“空轉！”突然，大李吃惊地喊了一声，連忙往車門跑去。

张大車在坐位上冷丁一惊，方才那段美好的思路，早飞向九天。这时，列車的速度显著减低下来。他忙把大半个身子探出車外，借着灯光仔細一看，呀！那无边无际的大雪，把綫路全給盖住了。

“张大車，鉄道叫雪埋上了，車眼看就要运緩。”副司机大

李脚蹬着車梯子，着急地喊，还没等张大車说什么，他又轉身順着脚踏板，往機車最前边走去。

“那咱們这趟超軸試驗車，不就完蛋了嗎？”小楊手里拿着那把投煤的鉄鍬不知所措。

雪漫鐵道的事，张大車經過无数次，过去的作法很简单：把車退回来，等工务部門把雪除掉了再走；或者是，在機車头前挂一輛除雪車。可是，这一回能够这样处理嗎？正在生产大跃进中，我們这列自告奋勇的超軸列車，能够退回去嗎？老司机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大李在車头前扯着嗓子喊：“开汽呀！开汽呀！”张大車見喊，也顧不得再想什么，忙把汽門大开了开。然后，从車門探出身子一望，只見大李一只脚踩着機車最前边的橫踏板，一只脚踏在鋼軌面上。鋼軌上的雪，从他的脚和腿上分向两旁。“不行呵！你不要命啦！”张大車厉声地向大李喊：“回来！快回来！赶快回来！”。

“不——怕——大开——”。风灌得大李說不出話来，用一只手紧着摆划。张大車看看沒有办法，赶忙走到座位旁，一只手去閉汽門，一只手去开风閘。

“不能这样作。”小楊突然从背后按住了他的两只手。他回头望了望小楊的脸，觉得这孩子現在全不是过去那个天真的样子，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圓，紧盯着自己。张大車眨了眨眼睛，犹疑地把手撤回来。这时小楊，猛劲地往鍋爐里添了几鍬煤，紧忙穿上小棉袄。

“哪去？”张大車一把沒扯住，小张早跑出車門，順着脚踏板直奔機車前边走去。

“手把住，放在鉄道上的脚不要踩得太死。”大李向站在他左面的小楊說。

“好的，我懂啦，李大哥！”小楊点着头，又紧握了握手把

杆。

夹着雪片的大风，在耳边呜呜地响，虽然才几分钟，可是浑身全变成白色了。放在铁道上的那只脚，好象不是自己的一样，挪动一下都自主不了。雪片落到脸上，使人睁不开眼睛，要是平常早用毛巾擦一擦了，可是现在却办不到，长长的列车在身后滚动，引导轮在脚下飞转，稍微不留意、滑了下来……没有办法想，那会闹成个什么样子。

可是，小杨和大李，这个时候所想的完全不是这些。

“生活太丰富啦。”小杨感慨地自语着。

大李费力地回过头，看着小杨：

“一个人活着就是要为集体创造幸福呵！”

两颗火热的心在燃烧，两个年轻人，昂着头，迎着刺骨的暴风雪，向前望着。

“注意呀！十分注意呀！”张大车破着嗓子，一会儿到左车门喊一声，一会儿到右车门喊一声，然后还得赶忙操起铁锹添几下煤。张大车在火车上生活这三十年来，还是第一次作司机兼司炉的工作咧。累，他毫不含怨，可是两个小伙子的生命，却使他捏着一把冷汗。要不是这两个青年人不容他说话，硬逼着他，他是不会这样冒险的。

“师傅——前面见铁道了！”张大车听见小杨在前面嚷，赶忙伸出头来细瞧瞧，可不是，被雪光一衬，多么真切的两条“黑蛇”！回头再一望，高山下的深崖已被甩在身后，一颗急跳的心，这才稳静下来。

风，渐渐的平息了，天上闪烁着寒星。列车驶进了大平原。张大车不时地向外了望。大李用实作教给小杨先进焚火法。

“看起来是冒点险，可是多注意也不会出差。”张大车望着

这两个青年說：“本来嘛，在那个紧要关头，也不容你多考虑……你俩今个給我上了一堂課。”

“得啦，张大車。”大李的脸馬上紅了。

“說实在的。”张大車慢条斯理地說：“回去以后，根据你俩这两只脚的作用，咱們研究个除雪器，用着就使，用不着就拿上来。”

“对！”小楊在一旁乐得把两只手使劲一拍說：“跃进不能光靠干劲，还……。”大李在一旁笑咪咪地接了一句：“还要发明創造。咱这个車可有条件，张大車是个实际家，这回又来了个理論家。”他說着还用大姆指往小楊脸前一举。坐在一旁的张大車，饒有风趣地补充說：“不过少个象大李你这样的探险家也不成呀！”說完，三个人都笑起来了。

东天边上微微有些发白，一列滿載着木材、焦煤的列車，沿着松花江畔以最大的速度飞驰。他們在和太阳搶時間，他們要在太阳沒有出来之前把貨物运到目的地；他們知道，早到一分鐘，就使祖国建設速度加快一分鐘。

列車拐了一个弯以后，前面忽然閃出一盞葱綠色的信号灯。大李高喊了一声：“信号好嘍！”张大車馬上去拉汽笛杆，機車高声长鳴着，声音震蕩着一片寂靜的大地，好象告訴甜睡的人們：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1958，4，4 吉林

飞 骑 兵

徐 佳 辰

天上是无数的星光，地下是无数的灯光。春风吹来，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火车开出矿区的声音。劳碌了一天的人们，早已经入睡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一百五十多丈深的矿井里，顿巴斯牌电机车还和白天一样来回奔跑，井口的电铃叮铃铃一声响过，沉甸甸的大罐笼又落到了井底。罐笼的门一开，头戴柳盔，腰挎灯盒，柳盔上亮着帽灯的飞骑兵就闯出来了。

飞骑兵本来名叫崔启明，只因他平日行走如飞，就象骑兵跨上了战马一般，因此，队里的初中毕业生小张，就借韵发挥，开玩笑的说：“你就叫个‘飞骑兵’得啦！”从此，就这样叫开了，不知根底的人还寻思老崔真当过什么骑兵呢！

飞骑兵下了罐笼，把手一摆，特意看了小张一眼说：“快走哇！”就兴冲冲地奔“掌子头”冲去。他身后的几个人，几点灯光，也象流星似的追赶着他。小张在学校时还是打球健将哩，现在也追不上他。

小张在坑道里，顺着矿车道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追着，望着前面飞骑兵高大粗壮的身影，思前想后，又是惭愧，又是着急。飞骑兵啊飞骑兵！我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你呢？记得，大前天早晨，你刚到井，区里就把你和另几个掘进队长找去了。区长说：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建设，咱们竖井今年要增产煤炭三十万吨，这样，就需要赶快把“七〇九”巷道全部送出来，好

讓第三采煤区提前一个半月投入生产……

小张走到了十字路口，运煤的电机車轟隆隆轟隆隆地横穿了过去。車头上的灯一时照得滿坑通亮。飞騎兵早已跨過横道，跑过去了。小张停了一下，等車过去，他一边追，又一边接着想：“七〇九”，那是怎样一个地方啊！过去工人編的那个快板你也知道呀！——

提起“七〇九”，	两腿就发抖，
坡比华山陡，	不敢往下瞅，
煤块滾滾落，	担心砸破头，
赶上放“煤炮”，	走也沒法走……

誰还不知道哇，那个地方煤层里的瓦斯多，若往外一鼓，一放煤炮，能把成百吨的煤掀起来，有时候掀出的煤，一下子就把坑道塞滿了……过去，也有一些英雄好汉在那干过呀，按计划，还得三个月才能全部干完——只是后来因为又有了紧急任务，矿上才把那伙人抽出去——这次，要求一个半月就干完。說真心話，你回来一說，我当时真有点犯愁：又怕自己受了伤，又怕到时候任务完不成。可你呢，看得比我远，你說这就是和英国比赛。我們中国的鋼鐵，十五年要赶上英国的产量；煤，五年就要赶上英国！可真不愧是个共产党员啊！你說得那么有信心，那么起劲，兴奋得連嘴都閉不上了！你說在区里的会上，掘进区长刚把任务講完，各个队长就爭起来了！这个說“我們干！”那个說“我們干！”最后，还是讓你爭来了！这两天，你領俺們耷下耙子拾扫帚，还在坑道旁边挖了几个小洞口，你头上出的汗淌下来，把脸都弄得一道黑一道白的，可我从來沒听你說过一个“累”字！……我什么时候才能

鍛煉得和你一樣呢？

在寂寞的坑道里，小張一邊想一邊追，但，飛騎兵還是走在他的前頭。

眼前就是七〇九“高地”了！坑道的四周，都是亮晶晶的煤，真是煤的海洋啊！在燈光里，煤槎兒閃閃發光，好象星光下的波濤。人到了這裡，就如同在煤海里游泳。方才的礦車道，通到這兒一下子沒有了，坑道突然陡立起來，帽燈照不到頂，只見一架架支柱，陡陡地排了上去，因為怕煤塌落，支柱也更緊密了。

忽然，上面的小煤塊嘩嘩地滾落下來，小張吓得一下子躲到一旁，飛騎兵笑着說：“是交班的下來了！”說着就迎了上去。上面的一點點燈光下來了，果然是上個班的工人。飛騎兵接完班，又簡單地重複了一下本班每個人的任務，就拖着前天他們新拉上去的繩子，往坑道上邊爬去。小張這幾天都是在下邊扒煤、裝車，還一次沒上掌子頭去開開風鎬呢！他看坡兒那麼陡，飛騎兵每天都爬上去開風鎬，就央求地說：

“隊長！今天讓我也跟你上去使使風鎬吧！”

飛騎兵回過頭來說：“好，隨我來！”

小張跟在後面手里緊拽着繩子，每走一步腿都哆嗦一下。他越想要快些爬到頂上，越覺得時間過得太慢，才走了兩分半鐘，就以為快到掌子頭了，可是抬頭一看，還望不到頂；往下一看，嚶呀媽呀，下面的燈光怎么小得象螢火蟲似的？人怎么只有一尺多高了？這若是摔下去……他不敢想了，也不敢再往下看了，兩腿也象篩糠似的抖得越發厲害了！偏偏腳下的那些煤塊兒又滑，頭上的汗珠兒又順着臉淌到了嘴角，他想要擦擦汗，手在繩上又不敢鬆開，若是正好這時候煤炮再一响可怎么办呢？……還是快下去吧！可是，怎么開口呢？半天，他才說：

“飞騎兵！我……我……”

飞騎兵一下就觉察出了他的心事，哈哈直笑，随后又小声对他說：“小张，你可別告訴別人啊，我头一回上去，腿也有点哆嗦；可我又一想，若不上去干，任务怎能完成？……我心一橫，也就上去了！”这話象針似的扎在小张的心上。人家本来說的是实話，他却觉得是故意羞他，臊得他面紅耳赤，后悔刚才自己不該开口。接着他又听飞騎兵說：“跟我来！若是放煤炮，預先也能知道！”小张这才壮着胆子，又跟飞騎兵往上走去。

到了掌子头，飞騎兵就先搶着端起风鎬，“嘟嘟嘟”向煤层开了火！在机枪似的响声里，他仿佛看到：坑道被凿透了！风，暢通了！一个新的采煤場子准备出来了……风鎬声震得旁边的小张两耳嗡嗡叫，什么也听不見了。他很担心：凿下的煤不能打伤下边的人嗎？往下一看，煤块“嘩——嘩——”排山倒海地順着坑道的右边有規律地滾了下去；中間隔了一道新立起来的木障，左边的木工，照常往上运坑木、立支柱，不讓新凿出来的坑道塌了。工作方法这么一改进，煤块就是滾下去的再多，也打不着下边的人！小张看飞騎兵在这样环境里，經過事先和大伙商量，能把整个工作組織得这样有条不紊，又安全，又快当，更加羡慕队长的勇敢和才干，心里也安靜了許多。…

...

早晨六点零一分，距离交班的时间还有两个鐘头，瓦斯观察員拿着检定灯又上来了，他各处照着、瞅着。一看灯罩里的火苗很小——說明瓦斯不大，就說：“不要紧，繼續干吧！”

“不，先等等！”飞騎兵的小胡楂使他的脸色显得 格外严肃，两只雪亮的眼睛，順着帽灯灯光仔細查看着头上的煤层。这时，煤面象篩下的細沙子似的落着，若不留心，根本看得出来。根据多年的經驗，他知道这时候外边的瓦斯虽然不大，可